撫書懷人

蘇 北

沉往事鉤

我其實歲數還不大，可是我的心態彷彿是老了。平常的一天上班，打開報紙和網絡，一不留神，看到一個標題：某某去世。譬如近兩年，丁聰去世、林斤瀾去世、吳冠中去世。我一眼看到，嘴裡都會失口叫道：啊呀！之後便會心中一沉，心下憂鬱起來。那天上班，一切正常，照例是會瀏覽一下網絡的，在新浪讀書，不起眼的文化欄目有一標題：三聯書店前總經理范用去世。我一眼溜到，心下立馬一驚。

我與前輩范用其實只見過一面。我記得好像是在北京東城區的一個什麼地方，七拐八彎，在一個胡同，敲開了范家的門。范用精瘦小巧，但精神出奇的好。他爲我們讓座沏茶，爬梯找書。談些什麼已記不得，但這個渾身充滿激情和活力的小老頭，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他的熱情和單純可愛，也使我對他充滿好感。

之後並未曾想到常去看看他。但范用這個名字留在了心中。他在我們臨走時，贈我的一本小書，我隨手翻了翻，也給我女兒拿走了。我的女兒並不愛文學。但這本書，她說喜歡看。

有書評家說范用有「三多」：書多、酒多、朋友多。范用愛書如癡，書多是正常的。他的朋友多，也是我們知道的。他的文壇佳話很多。夏衍曾說他：「范用哪裡是在開書店啊，他是在交朋友。」我們知道，范用與黃永玉、黃苗子、郁風、丁聰、馮亦代、汪曾祺等關係密切。平常，也常相聚，年節之下，詩詞互賀，走動是頗勤的。

作爲一個資深的出版家，一個文化人，范用是十分出色的。他對出版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也是人們交口稱讚的。其實我對范用是十分尊重的。尊重的表現，就是我買范用書。范用僅有的幾本書，我都買下了：三聯版的《我愛穆源》、《泥土・腳印》、《泥土・腳印（續編）》，連他編的書我也買：《文人飲食譚》、《買書瑣記》和他爲汪曾祺重編的《晚翠文談新編》。這些都在我的書櫥裡。說到《晚翠文談新編》，這裡我多引申一句。《晚翠文談》是汪曾祺唯一一本文論集。可以說集中了汪曾祺一生創作思想。可是此書剛編好時，找不到地方出版，轉了多家出版社，均被退了稿。最後只得由林斤瀾憑老面子拿到家鄉浙江，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的。《文翠》第一版印得極少，但出版後，得到許多讀者的喜愛。二〇〇二年范用將此書拿到三聯書店重印，從《汪曾祺文集》中又增補了一部分文字，編爲《新編》。

范用贈我的那本小書，還在我的書櫥裡。寫此短文時，我找出來看看。那是一本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的《我愛穆源》。書的開本只有手掌大小，然編得精緻用心。在扉頁，范用爲我題了幾個字：「蘇北同志。范用。時年七十」。我看着這幾個遒勁而略帶筆鋒的黑色墨迹，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淡淡的滋味。眼的一角，湧起一點點潮濕。

蕭紅專家葛浩文

許定銘

醉書亭

中文名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一九三九—）的美國著名翻譯家，是印第安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曾受業於柳無忌和許芥昱。他的翻譯嚴謹而講究，「讓中國文學披上了當代英美文學的色彩」，還被喻爲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接生婆」，是目前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國文學翻譯家。他譯過蕭紅、陳若曦、白先勇、古華、賈平凹、莫言……等人的作品，最重要的當然是「蕭紅」，因爲沒有蕭紅，就沒有葛浩文

一九七〇年代初起，葛浩文兩次前往日本、香港和台灣，尋訪蕭紅故友，搜集史料以完成其成名作博士學位專著《蕭紅評傳》（香港文藝書屋，一九七九），是蕭紅研究最重要的文獻。

葛浩文可以用中文寫作，劉以鬯編的《中國新文學叢書》中，就收有他的《漫談中國新文學》，後來又出了《弄斧集》（台北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八四）。這本二十多萬字的文集，收《東北作家群》、《中國現代文學》、《書評・序文》、《悼文》和《散文》五輯，書後還有他的寫作年表。葛浩文在後記中說他的這些文章是「班門弄斧」，實在過謙了，事實上《弄斧集》是本擲地有聲的現代文學著述。

我的這本《弄斧集》是葛浩文一九八九年簽贈的，撫書懷人，沒見面二十多年了，想他必已退休，安享晚年了！

福爾摩斯「速成課」

馮 進

燈下集

你辦公桌上的東西象徵你目前的心情嗎？你伊妹兒的個性簽名代表了你怎樣的身份認同？什麼樣的話題最能揭示人們性格中不爲人知的方面？心理學家山姆高斯林（Sam Gosling）專門研究表露人們性格身份的線索，他的著作《窺探：你的物品提供了關於你的什麼信息》（Snoop: What your Stuff Says about You）運用最新心理學研究的成果爲讀者揭密。高斯林把人們的所有物分爲三種：身份宣言（identity claims）、情緒控制（feeling regulators）和行爲痕跡（behavioral residue），但這三者並非水火不容，而是在表露性格方面可以身兼數職。他聲稱，心理學家可以從人們的卧室、辦公室等地點的模樣判斷出他們性格上最重要的五大特徵：開放程度（對新事物、新經歷和不同觀點的接受），認眞程度（負責、守時等特點），外向程度（對人群和社交活動的依賴程度），友善性（例如是否樂於助人，是否願意隨大流），神經質程度（是否容易焦慮，是否對外界的負面反應超出常人）。大體上，友善性高神經質低的人樂觀隨和，友善性高神經質也高的多愁善感，友善性低神經質高的暴躁易怒，而友善性和神經質都低的人理性冷漠。

爲了驗證他的理論，他曾訓練大批心理學研究生仔細觀察人們的辦公室、卧室、書架、音樂收藏、室內裝潢、社交網站的個人信息等後做出判斷，然後對被觀察者進行心理測試，看兩種結果是否匹配。他得出的結論非常有意思。比方說，他發現對大學生來說，最能顯示性格的是他們在音樂方面的口味。又譬如，人們對別人性格的判斷常依賴於自己過去的經驗和約定俗成的成見（stereotype）。再譬如，招聘面談的功效十分有限，除了判斷應聘人是否外向以外沒有多大用處。還有，雖然你可以僞裝自己的個性，力求給別人一個正面的印象，但遲早會露出馬腳。而且，一般人還是願意別人喜歡的是眞正的自己。

高斯林的研究成果曾在美國社會引起轟動。他在學術方面獲得美國心理學會的「卓越成就獎」不說，而且時常被大衆媒體邀請去「露一手」：例如，在《早安，美國》（Good Morning， America）電視節目中演示如何憑藉一個房間的照片或某人卧室的物品判斷對方的個性。

不過，高斯林本書最有益的部分，我認爲在於他揭示了我們日常生活中判斷別人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首先是第一印象很重要，它們直接影響後面推斷的走向，所以我們要避免先入爲主。二是我們要善於綜合不同的線索，不要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是要看各種線索是否合拍，還是其中有突兀不合理之處。三是要善於利用似乎和某個性格特徵不相關的線索：例如，從某人的配偶或情人是否漂亮多半可以知道此人的外貌如何。四是要研究人們公衆形象（譬如網站、伊妹兒簽名）和私密形象（卧室物品、內衣等）之間的差距。最後，要做個出色的福爾摩斯，還要擴大自己的知識面和社會經驗，這樣才能對別人做出準確的判斷。

個人身份（identity）是我們通過各種方式講述的關於自己的故事，爲的是繼往開來，說明我們的經歷對於我們目前性格的影響和造就。通過別人行爲方面的各種蛛絲馬跡來判斷他們的自我印象和身份認同，能幫助我們知人善任、建立健康良好的人際關係。神探福爾摩斯也不過就是一個經過訓練，經驗豐富的「窺探者」吧。

乞討的藝術

王 璞

東西走廊

在巴塞羅那的蘭布拉斯大街，我知道了，乞討也可以成爲一種藝術。

其實幾年前在巴黎的地鐵，我對乞討的藝術已經有所認識。巴黎的乞丐隨處可見，但我從沒遇見過一位直接伸手乞討的人。那日，剛下飛機，在從機場往酒店去的地鐵上，我就遇到兩位乞討者。第一位是個美麗的少女。只見她一聲不響走進車廂。車廂裡人不多，她不動聲色，甚至沒對我們打量一眼，就在每人面前放上一張紙條。然後又走回到每個人面前，一聲不響地將那紙條收回去，情況有點像香港街頭派發廣告單張，不過少女臉上沒有那些派單張者落寞的神色。她落落大方，一臉肅然。

「這是幹什麼？」我問我的同伴，一位正在巴黎大學留學的中國女孩。

「要錢。」她說，「你要想給她錢，只需把錢放在紙條上即可。」

接着我們轉上另一輛地車，尚未坐穩，車廂門就打開，進來一老者，西裝革履，昂首挺胸，一進門便面對全車廂，儼如教授上課般慷慨陳詞了一番。說完了，也不管聽衆反應，就沿過道漫然走向下一個車廂。那步伐，眞可以用「雄赳赳，氣昂昂」來形容。

我又問同伴：「他說什麼？」

「說他失業，衣食無着，請大家慷慨解囊。」

兩種乞討方式雖不同，卻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那雍容優雅的態度，好像他們不是在乞討，而是在給我們一個行善的機會，要是不予理睬，不自在的不是他們，反而是我們自己。你不得不承認，他們懂得施與受這雙向行爲之間的藝術。

巴塞羅那的乞討者則讓這藝術更上一層樓。

巴塞羅那最有名的大街是蘭布拉斯大道，蘭布拉斯大道以它永遠的嘉年華氣氛聞名於世。「不管你什麼日子去那裡，都會有節日的感覺。」去那裡走過一遭的朋友對我說，「不管你情緒多麼低落，也會在那種氣氛裡笑逐顏開。」

我去的那天是個陰晴不定的日子，雨點和陽光交錯地從天空灑落。觀光巴士把我放在位於巴塞羅那市中心的加泰羅西亞廣場，我往四下裡一看，立即就知道了：前面朝海邊延伸而去的那條街，就是蘭布拉斯大街。

是因爲那光怪陸離的色彩嗎？是因爲那熙熙攘攘的人流嗎？還是因爲那嘈雜喧囂的聲響？

一個身挎玩具般小手風琴的男孩向我走過來，他一臉歡快的笑容，如果不是這時我看到一名遊人在他身挎的布袋裡放一枚硬幣，我還以爲這男孩是這快樂的街市中一個預設的亮點，不是的，我看見他向那施與者微微點頭，臉上則依然一派陽光少年的喜悅。

幾名遊客圍着一個消防員銅像拍照，怎麼啦？在紀念碑、雕像和藝術建築比比皆是的巴塞羅那街頭，這銅像沒什麼出奇嘛！莫非它有一段特別的故事？我看見一名遊客走到銅像旁，朝它前面的一個鐵盒裡放入一枚硬幣，然後衝他那舉着相機的夥伴擺擺手，示意他給自己跟銅像來個合影。天吶！莫非這不是銅像而是個眞人？我站在銅像前朝它，不，朝他，凝視了足足五分鐘，才終於看出他的喉結動了一動。是眞人！是眞人！

我的激動勁兒還沒過去，就看見不遠處一個更密集的人圈，奔過去一看，喝！那具身披古代武士戰袍、頭戴獸角帽的青銅像，竟然是懸在半空中的哦！支撐它的，只有它手中的那把寶劍。難道這也是「他」而不是「它」？這時我看見了他前面的鐵盒，但我朝他凝視了好半天、拍了照又在鐵盒裡放了一枚硬幣，竟連一絲一毫的動作也沒發現。絕了呀！

再過去，一名盛裝古代美女雕像對着我們微笑着，再過去，那具著名的古希臘擲鐵餅者塑像昂然聳立在一個街頭畫像者的攤位旁。嘩，那不是羅密歐與茱麗葉生離死別的一景嗎？而在他們旁邊，兩個前衛打扮的少男少女，定格在打情罵俏的瞬間。

突然，從哪裡傳來一陣掌聲，奔過去一看，原來剛才那懸在半空的武士坐到旁邊的一個大箱子上了，正在脫着他那一身披掛，而另一名男子則站在那把寶劍旁，正在戴那頂獸角帽。是兩個演員在接班啦。

蘭布拉斯大道流光溢彩，流連不斷的鮮花和笑容讓我在嘉年華會的氣氛裡沉浮。我知道在這些笑臉的背後有哀傷，我知道在這奢華的歡聲裡有故事，但是這些吉卜賽人有獨特的天才，他們把哀傷的故事化成嬉笑揮灑。

蘭布拉斯大街一景 王 璞攝

釣魚島「馬」字對

馬斗全

文史叢譚

本人前曾有「馬」字趣對多副，如「紅鬃馬；白眼狼」、「西極馬；中山狼」、「思鄉馬；賣國賊」、「汗血馬；花心人」、「卧槽馬；迷路人」、「回馬槍；掣鯨手」、「走馬燈；鑽牛角」、「馬前卒；狼外婆」之類。近期全國人民甚爲關注我國固有領土釣魚島，因此又對得釣魚島「馬」字對若干副。

「釣魚島」，除「奔馬圖」、「跑馬樓」、「馴馬場」等對外，地名可對者甚多，如著名的「跑馬山」以及「回馬峰」、「回馬山」、「回馬溝」、「回馬河」、「攔馬峰」、「攔馬山」、「攔馬溝」、「攔馬河」、「攔馬橋」、「馳馬灘」、「奔馬山」、「望馬山」、「望馬台」、「停馬山」、「停馬坡」、「盤馬山」、「羈馬城」、「攔馬牆」、「關馬湖」、「刑馬山」、「殺馬溪」等，還有「走馬川」、「牧馬川」、「牧馬河」、「歇馬嶺」、「歇馬城」、「歇馬山」、「勒馬山」、「繫馬山」、「飲馬河」、「飲馬湖」、「飲馬泉」、「飲馬池」、「洗馬池」、「洗馬河」、「拒馬河」、「駐馬坡」、「亮馬橋」之類，眞是不可勝舉。以「回馬槍」對「釣魚島」，最當。釣魚島，台灣沿用清代之舊名，叫「釣魚台」，則有著名的「回馬嶺」和「攔馬嶺」、「移馬嶺」、「牽馬嶺」、「牽馬鎮」、「回馬鎮」、「停馬谷」、「遮馬谷」、「藏馬谷」、「排馬廟」以及「洗馬嶺」、「歇馬嶺」、「馭馬鎮」等可對。

米芾耍賴

王兆貴

人與事

米芾在眞州（今江蘇儀征）時，曾到船上拜謁權臣蔡攸。蔡攸拿出珍藏的《王略帖》讓米芾欣賞。米芾一見之下，兩眼發直，心內叫絕，求他以自己收藏的名畫相交換。見蔡攸臉有難色，就說，你如果不答應，我就投江死給你看。於是，一邊大聲喊叫，一邊趴着船舷打算跳下去。爲了賺取名帖，米芾不過是半眞半假地擺了個「pose」而已，但卻眞的把蔡攸給嚇住了。在蔡攸看來，畢竟人命關天，無奈之下只好立即把《王略帖》送給了米芾。

奪人之愛是失德的行爲。米芾的這段糗事雖然不是奪人之愛，卻是訛人之愛，手段狡猾近乎於刁蠻。話又說回來，舉凡藝術怪才，其秉性都是異於常人的，其行爲也是另類而又犀利的。米芾比蔡攸年歲高、名聲大、資格老，在皇帝面前都敢裝瘋賣傻，耍弄蔡攸不過是小菜一碟。儘管如此，想一想他老人家當年吊在船舷上耍賴的模樣，讓人覺得可笑而又可愛。

王羲之並無書法眞跡存世，今之所見，均爲鈎模、碑拓和後人臨本。《王略帖》乃王羲之書法搨本，筆力雄渾，氣韻高古，蒼勁沉穩，逸邁奇崛，書體風格在大觀帖和十七帖之間。米芾將其譽爲天下第一法書，收藏後醉心臨摹，愛不釋手，專門寫下了八十一字讚語，其中「嗟我一見猶激昂，而況好古眞元章」句，道出了他鍾愛此帖的心聲。他將此帖視同王右軍眞跡，每晚入睡前，必定仔細地藏入小匣中，放置在枕頭邊，方才安心就寢。米芾崇尚晉人書法，得到王羲之《王略帖》、謝安《八月五日帖》、王獻之《十二日帖》後，就將自己的書齋題爲「寶晉齋」。

據曹寶麟考證，《王略帖》確係米芾收藏，他在眞州訛人字帖的事也確曾發生過，但那次得到的字帖不是王右軍的《王略帖》而是謝東山的《八月五日帖》，字帖的主人是蔡京而不是其子蔡攸。曹氏說，「徽宗皇帝的端硯經他一用尚且敢冒死請賜，那布衣交的蔡京當不在話下」，「所有這一切可笑的言行，都是他玩世不恭又驚世駭俗的天眞本性的流露」。

重陽節裡品花糕

許 揚

文化什錦

剛剛過去的重陽節，在今日的京城似乎有些無聲無息。但在歷史上，北京人則自古就有登高、賞菊、喝菊花酒、插茱萸、吃花糕的風俗。

重陽之名，早在三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魏文帝曹丕在《九日與鍾繇書》中說：「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陶淵明在《九日閒居》的序文中說：「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可見在魏晉時期，就有在重陽這天登高飲宴賞菊的習俗了。清代仍然沿襲了這一風俗——每逢重陽，人們便帶上酒食、花糕、茶具，到香山秋遊野餐。

不喜遠遊的可以在京城附近登高遊樂。西城居民多到天寧寺登塔遠眺，寺內還有菊花可賞，《清代北京竹枝詞》中說：「天寧寺裡好樓台，每到深秋菊又開，贏得傾城車馬動，看花猶帶玉人來。」阜成門外釣魚台，也是好去處。當年那裡有像原始森林一樣的風貌，景致幽雅，清靜怡然。家住南城的人們，多到左安門內法藏寺彌陀塔去登高。這座塔位於龍潭湖畔北側，塔高十丈，七層八面，外形美觀，很像頤和園西側的玉泉山塔。塔的八面有八個窗戶，塔內每個窗戶之間，還塑有一座佛像。沿着塔的內牆周圍，有一米多寬的走廊和欄杆。沿着走廊，可以從塔內繞塔一周，然後從樓梯可以上到三層至七層頂端，將周圍景色盡收眼底，可惜這座塔現已無存。

登高之外，還要吃糕——「糕」與「高」諧音，重陽花糕，自明代開始就有，來自皇宮，傳至民間。過去的竹枝詞裡說「中秋才過近重陽，又見花糕各處忙」，對應的是老百姓心底裡「層層登高，步步高升」的吉祥願景。

在老北京，重陽花糕有兩種，一種是上下兩層、三層或更多層的，裡面夾着棗泥、山楂、核桃仁和果脯。按《京都風俗志》裡說，糕上面還應該印有雙羊圖案，是「重陽」的一種諧音化的印記，而不僅僅是扣上一枚「重陽花糕」的方章；另一種，則是用黃米和江米蒸成上下兩層，中間裹以棗栗等果仁，叫做上金下銀，圖個金銀滿堂的吉利。

每到重陽節，京城各家點心舖都要製售重陽花糕。喇嘛糕、芙蓉糕、玉面蜂糕等各具特色。

喇嘛糕就是蒸蛋糕，因其顏色鮮黃很像喇嘛的僧衣而得名；芙蓉糕類似薩其瑪，只是上面鋪了一層白色或桃紅色的綿糖，因顏色艷麗似芙蓉得名；玉面蜂糕是用精米麵經過發酵蒸熟，其味略帶酒香，風味獨特。

近年來北京有老字型大小店舖有重陽花糕應市，喇嘛糕、玉面蜂糕也有供應，重陽前後，可品嘗的糕點甚豐。

曹操墓成爲「玩物」

王永記

繽紛華夏

自河南安陽東漢大墓被認定爲曹操曹墓以來，幾乎天天有新資訊見諸報端，「挺曹派」與「反曹派」之間的論戰，一浪高過一浪，大有不分雌雄勢不甘休之勢。當地政府迫不及待的欲進行商業開發，同時在借論戰之手達到轟動的目的。此外，媒體大篇幅與深層次的報道，不斷在刺激民衆的眼球，冷眼再看這些整天將眼睛盯向曹操墓的關注者，似乎每一個人都「動機不純」，都在拿曹操墓當「玩物」，要麼爲名，要麼爲利。

從長遠來說，曹操墓的確認，最大受益者是當地政府。有人估計，曹墓的開發將給當地帶來四個億的旅遊收入，也有媒體報道稱，當地將提前十年實現小康。因此，在對待曹操墓眞假問題上，不管是當地政府還是民衆，態度出奇的一致：不管是「挺曹」還是「反曹」，他們都歡迎，當然也不會發表任何觀點。當然，只要當地政府一表態，便是爆炸性的新聞，曹操墓新聞發布會與商業開發門票的公布就是例證。

除了當地政府之外，內地一些學者欲借曹操墓出名，也將其當成「玩物」。到目前爲目，「挺曹派」和「反曹派」都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安陽東漢大墓就是曹操墓，這便給雙方留下了很大的爭論空間。不管怎樣質疑與解釋，都讓自己風頭出盡，一夜之間所有民衆都知道，內地有個學者叫閻沛東，是「反曹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他在處處跟官方「作對」，稱手中有鐵證，證明曹操墓是假的。曹墓挖掘第一人，安陽安豐鄉西高穴東漢大墓的考古隊隊長潘偉斌，同樣有借曹操出名之嫌。

對於曹操墓，其爭論的焦點應是在學術範圍之內，而內地近期的報道已將其娛樂化，雙方開始對罵，甚至進行人身攻擊，成了「八卦新聞」的集散地。雙方一唱一和，似乎在演雙簧。

有道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反曹派」與「挺曹派」的論戰，無形中給當地做了廣告宣傳。論戰的結果是，全世界都知道曹操墓在安陽，儘管仍在受質疑，但都想去看看曹操墓，都想看看備受爭議的曹操墓到底是什麼樣子。

內地有人認爲，安陽曹操墓已成爲名利場，但雙方論戰卻改變了曹操「奸相」形象，世人在接受曹操英雄形象的同時，也使其本人在一千多年之後再次被世界關注。倘若曹操地下有知，看到後世子孫如此對他，只會有兩種態度，大笑三聲，以示欣慰：千年之後老夫再次成爲焦點，如三國時一樣備受關注，此生幸甚、幸甚。其二嗎，便是怒目而斥：不孝子孫，如此拿老夫尋開心，於是親手揮劍斬之，僅此而已。